



##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

像平常一面面牛馬的勞工，忽然閒坐下來，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。——這時候他總覺得，是前讀一類的書；只讀書之書，而無讀之書。

在以前，的確會以前，左等銅鑄尚未到，右等銅鑄尚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緒，常常想，——這時候應該讀的，是那一類的書；借他人之故事，或讀我之經歷！

在以前，的確會以前，左等銅鑄尚未到，右等銅鑄尚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緒，常常想，——這時候應該讀的，是那一類的書；借他人之故事，或讀我之經歷！

在以前，的確會以前，左等銅鑄尚未到，右等銅鑄尚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緒，常常想，——這時候應該讀的，是那一類的書；借他人之故事，或讀我之經歷！

在以前，的確會以前，左等銅鑄尚未到，右等銅鑄尚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緒，常常想，——這時候應該讀的，是那一類的書；借他人之故事，或讀我之經歷！

，更想學幾句又寧願的苦，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！

朋友們！現在這個荒涼的境地中，想讀那一點的書，也們所難得，這和那小，就從這這這這這之下，你們你們你們；也你們這取就了！

而且，這書中不讀那一種，都注在「東歐」二字，並不教，感到一種，這本又小巧又珍貴，我取得很輕便，你們時時都可帶在手中，而大得有小。

現在，且把全書和各和著作的姓名開列在下面：

- |      |    |      |      |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|----|------|
| 上帝的話 | 一冊 | 徐國甫著 | 關於女人 | 一冊 | 徐國甫著 |
| 滑山   | 一冊 | 張超烈著 | 文母娘  | 一冊 | 徐國甫著 |
| 醉後嘆氣 | 一冊 | 徐卓果著 | 人    | 一冊 | 陳雲龍著 |
| 迦    | 一冊 | 陳雲龍著 | 野    | 一冊 | 王天候著 |
| 衡堂博士 | 一冊 | 趙若狂著 | 四角戀愛 | 一冊 | 趙若狂著 |

一八，六，一。舊在於上海

# 目次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醉後嗅蘋果    | 一一六 |
| 古董花瓶的耳朵  | 一一五 |
| 樓梯上吃麵    | 一一〇 |
| 十二月裏吃餛飩菱 | 一一二 |
| 黃金萬兩     | 一一〇 |
| 麻雀大王     | 一一四 |
| 橄欖葉致富    | 一一六 |
| 「武松打虎」   | 一一〇 |

笑話祖師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二小姐受茶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福氣抬轎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## 醉後嗅蘋果

朱福保，是前清時一個舉人。蘇州人。他生平最喜歡惡作劇。他的行為，非常滑稽；無奈他一生只是詐欺取財，結怨甚衆，所以在洪楊之亂的時節，竟被洞庭山農人擊斃；但是在他生前，人家提起了朱福保三個字，已經要恐怖了！

有一天，朱福保經過一家水果店前，見紅而大的蘋果，陳列得不少。他就立定了，對那最大的蘋果一指，問那店中夥計道：



『這蘋果賣多少錢一只？』

那夥計也不認得他是朱福保，不過當他一個平常顧客看待，便回答道：

『這頂大的，要十二文一只。』

朱福保聽了價錢，搖搖頭，冷笑一聲，對那夥計說：

『太貴！兩文錢一只，賣不賣？』

那夥計聽他還價還得太小，曉得他不是真的要買蘋果，無非是來胡鬧的。那夥計自然生氣，那裏有只值他所討之價的六分之一的呢？

『兩文錢一只麼？吃不到！只好聞聞香味！』

夥計板着面孔，斜着眼睛，這麼譏嘲他。

朱福保當然聽了這譏嘲的話，也受不住；然而臉上反放出笑容來。

『好！我准定和你做一批生意罷！』

朱福保說罷，在身邊一摸，摸些錢出來：

『這是定錢，你收了！我此刻沒有工夫，晚上來與你交易！』

說完，朱福保就去了。那夥計也莫名其妙。其時，旁邊站着一個觀看的路人，好意似的向那夥計說話：

『你闖了禍了！』

那夥計頓時嚇得一跳。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你可知道？方才的人是誰？』

『我倒不知道！難道是個什麼大人物？』

『嘿！他就是朱福保！你得罪了他，今天晚上，當心些罷！』

那夥計聽了，也除却擔心外，沒有別法。暗想：

『他是個有名的惡人，不知他用什麼方法來報復我啊！雖然，我只有一句話得罪了他，諒必也不會使他怎樣動怒的！』

這一天晚上，朱福保在酒店裏喝酒，喝得醺醺大醉，便搖搖擺擺的走出酒店之門。他不但臉上通紅，他口中一陣陣的臭氣，非常的厲害。他便向那水果店走去。

一到水果店門口，見了那夥計，便笑嘻嘻的說：

『我來了！你且把方才那最大的蘋果，一齊拏出來！有一只算一只的價

錢便了！」

朱福保說時，也不管那夥計去拏不去拏，他自己先動手，走過去拏起許多大蘋果來，每一只嗅幾嗅，用那酒氣難聞的鼻子，在那一只一只紅噴噴可愛的蘋果上亂嗅，嗅完了外面陳列着的，就說：

『裏頭還有大蘋果，快些搬出來給我聞聞香味！我姓朱的窮雖窮，兩文錢聞一只蘋果，到底還拏得出錢。有一只算一只，照數點算好了！你若不拏出來，我要自己進去拏了。』

他似醉非醉的說了幾句，便自己到裏頭去取蘋果來嗅了。

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因為蘋果這件東西，最忌是喝醉的人把牠嗅，只要嗅了幾嗅，這蘋果便要爛了。水果店裏人們，很曉得這道理，所以看見喝

醉着的朱福保，這麼把大蘋果一只一只盡行的嗅，知道這一大批蘋果，明天一齊要爛了，怎麼不着急？但是着急也無用，自己說錯了話，怎麼可以阻止朱福保不嗅呢？

朱福保把好的蘋果統統嗅完，他的氣也消了。

『一共多少只？你們數一數！每只兩文，價錢不貴。我決不減少你們的！』

朱福保很客氣的算清了錢而去。那水果店裏的蘋果，當真後來一起爛掉，這也是自取其咎。

中國的商人，對於顧客，往往太不客氣，這惡習南方更甚。朱福保遇到這種事情，很肯去警戒他們的。

## 古董花瓶的耳朵

又有一家古董店，朱福保常常進去東看西看，從來也沒買過東西，而且他非但沒有交易，倒天天要問長問短：

『這件東西要賣多少錢？』

『那個玉器是什麼朝代的？』

『這個銅器，一向是那一家藏着的？』

盤問了好半天，他也不說一聲什麼，就此去了。天天如此，那店中人

不免有些討厭他。語氣之中，就容易得罪他了；然而朱福保聽了，似乎木然，像聽不懂的樣子。其實是朱福保故意在那裏要他們做成一個大過失。

有一天，果然機會來了，朱福保指着櫥中一個磁花瓶：

『這花瓶十分可愛，我打算買牠，不知要多少錢？』

店中人聽他說要買，自然快活；因為他天天來東問西問，還是今天第一次開口要買咧，所以很殷勤的回答：

『這花瓶麼？可貴得很！要一千元才肯脫手！』

店中人很想做成這筆生意，所以再加幾句：

『這是一位候補的王老爺寄在這裏賣的。他指定要一千元，再少不能賣

。我們沒有什麼好處，不過賺些佣錢。先生不信，可以請貨主來當面談價！」

朱福保聽了，再再三把花瓶玩賞一番：

「我一定買牠；不過價錢太貴！」

「你儘管還價好了！」

朱福保想了一想：

「好！我來還價：一百元！賣給我！」

店中人一聽，氣得昏了。暗想：我倒當你是個主顧；那知你還是尋開心，並非真的要買，於是不去理他。

「賣不賣？一百元！」

朱福保反而老着面皮催促起來。天下那裏有只還十分之一的價錢？那店中的人氣極了，要想用一句話來氣走他，對他看了一看面孔：

『一百元買一個古瓶麼？笑話！』

『一百元可以賣了！』

朱福保很真摯的說着。

『一百元，只好買瓶上一只耳朵！』

朱福保聽了，頓時高興，忙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磚來，對着那花瓶的右耳上重重的打一下，真把一只耳朵打下來，店中人見瓶已損壞，怎樣還能賣錢？正要與朱福保交涉，朱福保取出一百元來，交給他們，自己掙了打下來的那只耳朵去了。

朱福保花一百元，買一只耳朵，却是無用；那店中得了一百元，使一個價值千金的古瓶，成了殘廢，更不值得；然而朱福保能矯正這種店鋪中的惡習，却是令人痛快。

## 樓梯上吃麵

還有一回，也是朱福保與店鋪中人尋開心的趣事：

蘇州有一家很有名的麵店，叫做松鶴樓，樓上樓下，都有客位。每天朝晨，坐滿的都是吃客，生意真是不錯。

這一天清晨，朱福保一個人，踱進松鶴樓的門，走到樓下，在客座中，揀一個位子坐下，堂倌急忙走過來詢問：

「先生吃什麼？」

『光麵！』

光麵乃光光是麵，上面沒有什麼魚肉等佐味之物。在當時，光麵只消十二文一碗；魚肉麵每碗要二十四文，鷄麵每碗三十二文。

堂倌聽了，呆了一呆：

『光麵麼？對不起！請到外面去吃！』

朱福保很爲詫異：

『這裏怎麼不能吃？』

『這裏是吃二十四文一碗的魚肉麵的。十二文一碗的光麵，這裏沒有這坐位，只好到外面去吃。』

『那末，樓上呢？』

『樓上每碗三十二文！』

朱福保聽着，想了一想：

『光麵只能到外面去吃麼？外面什麼地方呢？你告訴我啊！』

『外面就是門口！』

『門口沒有坐位啊！』

『十二文一碗的光麵，還有什麼坐位！站在門口吃的！』

堂倌很不快的答着，又添加一句道：

『你看！門口不是有兩三個轎夫，站在那裏吃光麵麼？』

這一句，竟把朱福保氣昏了。他是一位孝廉先生，肯捧着一碗麵，站在麵店門口，與轎夫們一起吃麼？

然而，他也不多出了錢，去吃魚麵肉麵，他竟站了起來，就往外面走，他在樓上，買了二百根麵籌，就此回家去了。

麵籌，是麵店裏發行的一種竹籌。拏了一根籌，就可以去吃一碗麵。麵籌的價錢，當然和麵一碗的價錢相等。——也有二十四文一根的；也有三十二文一根的。他買的盡是二十四文的。——這麵籌髣髴是鈔票，無非爲攜帶便利。假如一百碗麵，要二千四百文，那時沒有銅元，二千四百文是很重了；如果一百根麵籌，到底輕得多了。

你道朱福保買了這二百根麵籌何用？他當日就趕到蘇州乞丐的聚會處北寺裏去，找到了乞丐的領袖，說：

『明天，我做生日。請你們到松鶴樓吃麵去！』

說罷，將二百根麵籌，一齊付給這領袖。乞丐們，平日也聽得朱福保的爲人，很是奇特，今天爲着自己生日，來請他們去吃麵，倒並不以爲有何作用，無非是做好事罷了，自然高興。何況松鶴樓的麵，是蘇州有名的，乞丐們平日那裏吃得到？所以更爲歡喜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一二百個乞丐，各持麵籌，擠在松鶴樓樓下客位上要吃麵，堂倌見他們手裏都有麵籌，又不能拒絕他們，只好一碗碗端給他們吃。

樓下的坐位，本來只有數十，坐不下的乞丐，等候在外面。到第一批吃完了，第二批再進去。還有些乞丐，吃完了麵，不肯就走，再坐在那裏弄爛腳，剝瘡蓋，做出種種令人難堪的事來。

一班本來的上等吃客，今天走到松鶴樓，剛想踏進去吃麵，見人頭擠，塞滿的都是乞丐，那裏還有插足之地，可以進去吃麵？不但裏頭，連外面都有乞丐包圍着。

他們一想：怎麼好好一座松鶴樓，平日是上等人吃點心的地方，今天變成告化子的飲食店了？看來不像再能在此吃麵，還是到別家去罷！

於是好好的吃客，紛紛走散，往別家去了。其中有一部分，就想往樓上去吃咧。

不料這時候，朱福保自己已到。他在樓梯的中段一坐，高聲叫喊起來

：

『拏一碗二十八文的麵來給我吃！』

他這麼一坐，把要上樓去的客人，一齊阻住，一個也不能上去，店中人就去請問他：

『你坐在樓梯上做什麼？人家怎能行走？』

『我坐在這裏，要吃麵！』

『樓梯上怎能吃麵？』

『放屁！樓下吃二十四文一碗的，樓上吃三十二文一碗的，我要吃二十八文一碗，自然在樓梯上吃了。你們又沒有攔樓！』

其時另有幾個食客，也來勸他：

『你攔阻人家的通路，總不是道理！』

朱福保聽了，當真退讓，他立將起來，走到門口去，叫了一個人，再

全此人上樓。這是什麼人呢？是一個匠人。乃朱福保帶了來，叫他等候着，預備使用的。二人一上樓，朱福保指着屋頂對匠人說：

『你替我把這屋頂上，開一個洞！』

匠人一聽朱福保吩咐，便立刻動手，要在屋頂上開洞了。

松鶴樓的人，見今天朝晨突然來了一羣乞丐，鬧得不亦樂乎，已經吃驚不小，早把主人請來。後來見一個人坐在樓梯上要吃麵，總算就肯走開，倒也不在心上。此刻樓上又有人要拆屋頂，自然更爲奇怪，主人上樓一看，見指揮着的，便是方才樓梯上的人。

『喂！你做什麼？』

『我打算在屋頂上開一個洞！』

『開洞做什麼？』

『開了洞，我可以上屋去！』

『上屋去做甚？』

『吃麵！』

朱福保越答越奇怪。

『你們不要慌！我上屋去，是吃三十六文一碗的麵啊！』

到了這時候，松鶴樓主人，曉得今天的事，都是他一個人作祟；但是不知道究竟爲些什麼事情？

召集了全店的人一查問，那昨天樓下的堂倌，方始把吃光麵的事，直說出來。

主人見弄出了事來，不管事之有理無理，到底與生意和名譽的前途，大有關係，總是從速了結的好。情願稍爲吃些虧，到底有限的。

於是邀一個體面一點的人，去向朱福保道歉。此人一問姓名，方知是大名鼎鼎的朱福保。這一來，真把松鶴樓主人嚇得屁滾水流。得罪別人還不要緊，得罪了朱福保，那還了得？已經闖下禍來，也只有自認晦氣，趕緊向他賠罪，再送他一份重重的禮，他方肯收兵回營，不再來胡鬧，松鶴樓仍可安然營業。

## 十二月裏吃餛飩菱

朱福保雖時常去與這些店家惡作劇；他有時也肯仗義幫助人家，做一個很有人情的人。

有一年冬天，朱福保有一個窮親戚，因為窮得難以過年，來向朱福保，要借一點過年盤纏。

朱福保本來是個窮書生，那裏有錢借給人家？他自己，也不過靠着東敲竹槓，西敲竹槓，在那裏過活；但是不借給他，一來，在人情上說不過

去；二來，那親戚竟無別的門路可以去設法，所以朱福保竟毅然決然答應他了。

你道朱福保那裏有錢借給這親戚？其實他自己並沒有錢，答應借給他，無非替他設法罷了。換一句說：便是朱福保不用自己身邊摸出錢來，是用他的腦力，在別人身上設法，叫人家倒霉而已！

『你要多少錢，可以過年？』

朱福保在計畫之前，先要有個預算；所以這麼問。那親戚想了一下：

『大概總要一百元光景！』

朱福保忽然笑着說：

『你現在，一二千文，有沒有？』

『那是有的！』

『有了就好辦！無論什麼賣買，都要本錢，你要借錢，也須本錢。拏了一二千文的本錢，便可以得到一百元的大利！』

那親戚聽了，也真名其妙，只得再等候朱福保說明。

『你到舊貨店裏，去買一個舊棉花胎；再到紙店裏，買一大張白單紙。然後把白單紙包了舊棉花胎，明天拏來見我，我再與你一同出去設法。』

那親戚聽了，仍是不懂他其中什麼玄虛；不過一向曉得朱福保神通廣大，他既如此吩咐，必定有奧妙在內。此刻不便去問他。

朱福保既答應了替那親戚說法借錢，那親戚便一一依了朱福保做去。

第二天，買好了兩件東西，也只花得一千二三百文。他將白單紙包好了舊棉花胎，擎到朱福保家裏，見朱福保已在等候。

『東西備好了！』

那人將包兒給朱福保看，朱福保看他包得很齊整，也不再打開來看內容。

『如此，我們出去罷！你擎着包，跟我走，等找到了該倒霉的人，我再對你說！』

二人一出門，四街三巷，穿來穿去，走了好一回。

『竟沒有一個主顧！』

朱福保只是這麼自言自語。他一壁用着兩只眼睛，對街路兩旁的各店

家觀看，宛如尋覓什麼似的走着，那親戚，擎着包兒，兀自跟在他後面。

走到一家茶館門口，朱福保忽然立定了脚，在那裏思忖。那親戚抬頭看時，這茶館，非常神氣，規模既宏大，房屋又很新，大約開得還不過一二年咧。

『這裏生意不錯，可以叫他們吃些虧？』

朱福保回頭向那親戚這麼說時，兩手忙伸過去取了他手中之包，又說

『我進去喝茶。喝了一刻，你進來，取了這包就去，回到我家中等着！』

說罷，朱福保擎着包兒，逕向裏面走去。他上了樓，揀一個沿窗的雅

座坐下，將包兒放在桌子上。堂倌替他泡了一碗紅壽眉，再端上一盆南瓜子來。

朱福保一面吃南瓜子，一面憑欄望望下面，閑眺一回。

到了時刻，那親戚不慌不忙的趕進去，拏了桌上的包兒，回頭就走。其時朱福保，正對着窗外，也不去留心那包兒。到那親戚去了好一回兒，朱福保忽然回轉頭來，對桌上一看：

『哎喲！』

他高聲一叫，却驚動了室內許多茶客，過來問他何事。

『我桌上的包不見了！』

他回答了，便喚堂倌來：

『你們這茶館，好不規矩！我桌上的包兒，那裏去了？』

朱福保氣憤憤的對堂倌說。

『桌上的包！是你同來的人拏去的啊！』

『放屁！我一個人進來喝茶，那有全來的人？我今天花了一百元左右，買了一件紫貂外套，預備明年新年裏穿的。因為走得路太多了，所以在此喝杯茶，接接力；那知不多一刻，被你們偷掉了。真豈有此理！我不答應！』

『我們那裏會偷你的衣服？或者是被小竊闖了進來，也未可知！』

朱福保將桌子一拍，高聲說：

『不管是誰偷去，總之，我在這裏失掉，當然要你們賠的！』

堂倌一聽得要他賠償，他倒也不客氣了，他就指着壁上一張紅紙道：

『先生！請看壁上！不是貼着麼？』

朱福保跟着他指頭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紅紙上寫着十六個字：

『本帽物件，各自照管；倘有遺失，與堂無涉。』

堂倌還接着說：

『這只好算你自己不小心，我們不管的！』

朱福保一看完壁上的紅紙，頓時臉上怒容消失，大有悔悟的神氣，對

堂倌點點頭，說：

『既是你們這麼寫着，我也不能叫你們負責，你去罷！』

堂倌曉得他已被一張紅紙，制服得啞口無言。知道事情已經完結，便

回身就走；不料剛走三步，又被朱福保喚住：

『堂倌！』

『做什麼？』

『你替我去拏二斤餛飩菱來吃吃！』

堂倌聽了朱福保的話，呆了一呆，陪笑回答他道：

『先生！別鬧玩笑！現在在十二月裏，那裏還有什麼餛飩菱？』

『怎麼說沒有？』

朱福保又生氣了。他睜大着眼睛，指着壁上那紅紙之旁一條白紙道：

『你們不是寫着麼？「本堂餛飩菱，每斤十四文。」快去拏來！』

堂倌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：

『先生！這是秋天貼的，現在不算了！』

朱福保嚷起來了：

『不算麼？好！那末，那紅紙也不算！』

『紅紙是要算的！』

『要算的？那末白紙也要算！快去拏菱來吃！天下那有這樣便當的事？你們要算的就算，你們要不算的就不算。嘿！我也不來和你多說，喚地保！』

其時圍聚着觀看的人，已有許多。一聽得朱福保說喚地保，自有多事的人，去把地保叫來。

地保過來，見是朱福保，便上前請一個安：

『朱老爺！』

朱福保見地保已來，便可下場了：

『地保！這件事情，你去辦罷！我在此吃茶，失掉一件紫貂外套。你辦好了，就來見我！』

他說罷，頭也不回的回去了。

這件事情，怎樣結果呢？原來那些地保，向來與朱福保很有聯絡。出了什麼事，總是地保從中排解。叫一方面出幾個倒霉錢，送給朱福保，方始了事。地保做了居間人，朱福保當然也會提出若干來酬謝他，所以地保們見朱福保叫他，曉得是生意來了，無有不竭力去調停。換一句說：就是叫對手方出得錢愈多，地保自己，也愈有利益。

！在前清時，那些小百姓，見了地保，是很怕的。地保對於有功名的人，却是非常下賤；但在生意人方面，差不多有極大的威權。

此刻這茶館裏，一則曉得是得罪了朱福保；二則被地保一味恐嚇，怕吃官司，只好賠償朱福保一件紫貂外套的錢，朱福保拏了，才把錢借給那親戚過年。

## 黃金萬兩

朱福保是這麼精明狡猾的人，有時也會做錯了事情，弄得要向人家賠罪；然而他真是厲害！往往在這自己向人道歉的當兒，他忽然計上心來，竟能轉敗爲勝，反面敲他們一下竹槓的，豈不是有趣的事？現在我且來舉一個例：

有一年新年裏，朱福保出去到親友人家拜年。身上穿着箭衣外套，頭戴緯帽，足穿皂靴，獨自在街行走。這一天，恰巧他多吃了幾塊油煎年糕

，肚子裏有些不自在，一陣咕嚕嚕的響，要出恭了。

真是爲難！他如果到街頭巷口的公廁上去出恭，他這副衣冠齊整的打扮，蹲在坑上，被人見了，豈不好笑？若使到親戚人家去，借一個便桶出恭呢？又不方便！新年新歲，跑到人家去賀年，那裏可以留一大堆米田共在人家家裏？回到自己家裏去呢？距離太遠，決計來不及了！

朱福保忽然在危急之時，想到這附近有一家熟識的人家。什麼人家呢？雖很熟識，却非親非友，乃是一家私娼。朱福保平日，也和朋友們去過幾次。雖是在新年裏，這種人家，進去借一個便桶出出恭，想也無妨，至多賞幾個錢給女僕們好了。

他打定主意，就到那家私娼處去。見大門正開着，他大踏步進去，客

堂裏也沒遇到什麼人。他一直上樓梯，走到一間曾經到過幾次的房間裏，房內裝飾得很攷究，恰巧也沒有人在房中。

朱福保此時也來不及躊躇，老實不客氣的在床畔找到一個便桶，打開蓋來，衣服早已撈好，他一屁股坐下去，頓時便桶中亂響起來了。

朱福保坐在便桶上，想把其餘的貨，一齊出空；其時只聽得樓梯上一陣小腳聲音，滴篤滴篤的從下面上來。朱福保曉得是那娼妓來了。

那女子踏進房來，朱福保見是一個面生的人，以前似乎沒有見過。身上穿着一條紅裙，打扮得很端整。她好像也沒留心到房裏有人。

朱福保正想啓口與她說話，那女子才看見朱福保坐在便桶上，突然高叫一聲，跌也似的下樓去了，口中還在那裏亂嚷，頓時樓下有許多人聲。

錯了！錯了！朱福保弄錯了人家了！並不是他走錯了門！門却没有走錯，那本來住着的一家私娼，已在去年搬去，現在住在這裏的，乃是好好的一家生意人家。今天恰是正月初三，合家的人，正在廚房裏拜灶君；所以朱福保踏進客堂中，沒有遇到什麼人。走進房中，也沒撞見人，因此會弄出這笑柄來。

朱福保踏進去的時候，見室內陳設不同，本來應當覺得；無奈他肚子裏痛得不得了，無暇細辨了；即使有些覺得兩樣，那是新年中，家家人家總有些與平日不同，未必會注意的。

這樓上的一間房間，乃是他家兒媳婦的房間。穿着紅裙上來的人，就是這兒媳婦。她拜了灶君，回到房中，忽見一個有鬚男子，穿着禮服，坐

在床畔出恭，豈不要驚得她亂叫起來？

朱福保到了此時，方始會悟，再對室內細細一打量，愈看愈不對了！其時樓下的人聲，略爲少些，只聽得一個老者的聲音，在樓梯下大罵：

『什麼人？敢在青天白日之下，闖到人家房間裏來！』

朱福保其時，大便已經出完，忙束束好褲帶，走到樓梯頭，向樓下老者作揖：

『老先生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實在是我的不是！』

說時，他走下樓去，再對那老者細細說明：

『今天在途中忽然肚痛，想找一家熟識的人家出恭；不料從前的人家，已經遷去，府上搬在這裏了，冒昧冒昧！』

老者聽了朱福保的話，似乎氣也平了：

『既是如此，我也不來爲難你！你須替我把便桶倒了，洗洗干淨，方可了結！』

其時合家的人，見有了辦法，也各自散去了。

『好好！一切遵命！』

朱福保回答了一聲，再回到樓上房間裏，提了便桶下樓。

『請把洗便桶的傢伙給我！』

老者卽忙叫下人們，擎一個洗便桶的豁帚來，授與朱福保。朱福保右手執帚，左手提了便桶，再對老者說：

『你當真要我倒便桶麼？』

『當然！是你自己出的恭！』

『你當真要我洗便桶麼？』

『自然！你不洗誰洗？』

朱福保聽了，又連連點頭，向客堂中走去，再回頭對着老者說：

『你叫我倒便桶洗便桶，不會懊悔麼？』

老者生氣了：

『你不願意麼？不願意，我就不答應了！』

『是是是！願意的！』

朱福保見老者生氣，便不敢再說什麼，把便桶放在客堂中心，開了蓋，掣那竹帚，在便桶中攪了好幾攪，攪得米田共都已成了粉屑。

他再將竹帚蘸了糞汁，在客堂中亂洒起來。一霎時，弄得牆壁上，桌椅上，字畫上，器皿上，全都是糞。滿屋中臭得不堪。

老者見朱福保竟如此無禮，他當然要放出他的威權來。他打發下人去叫地保。他的叫地保，無非要把這無禮之人，交地保帶去，然後明天到縣裏去進稟單，告他一狀。

不料地保一到，就對朱福保請一個安：

『朱老爺！』

朱福保一見地保，哈哈大笑起來：

『你倒還認得我是朱老爺？你曉得我朱老爺可曾替人家倒過便桶？洗過便桶？』

地保恭恭敬敬，低着頭：

『不敢！不敢！』

『我朱老爺是個何等樣人？別人不知道，你總應該知道的！不料這種混帳的人家，叫我朱老爺倒起便桶來，可惡不可惡？』

『是是是！該死該死！』

那老者叫來的地保，反幫起朱福保來了！

朱福保順水推船的說：

『現在既經你出來，這件事就由你辦去！總之我朱福保生平沒有倒過便桶，他們強迫我倒便桶，實在是大大的侮辱我！』

他說罷，整整衣冠，揚長去了。地保把那一家人家威嚇一下，他們聽

得此人就是朱福保，已經火氣退了一半；再加地保百般的硬嚇軟勸，居然肯自認倒霉。客堂裏被他弄得滿屋的糞，還要送若干銀子給他，方算了事。否則這侮辱斯文的罪，生意人是擔不起的。

朱福保生平種種趣事，別的書上，也有記載。以上數則，都是我幼時聽師長們所講，書上也並沒見過，所以記述在此；但是占去篇幅太多了，且換一個方面，來談一位麻雀大王。

## 麻雀大王

現在已成為世界的游藝的打麻雀，在我們中國，却是一種賭博。中國的賭博，非常發達，種類也很多；而且無論用那一種賭具來賭博，中國人還不僅靠着幸運去博勝負，其間必定有種種不正當的弊端，與那賭博的方法，一同進步的。

因為有這種緣故，所以中國竟有靠賭吃飯——把賭做職業的人。賭博是勝負不能自主的，那裏可以把牠做職業？做了職業，萬一有負無勝，豈

不是非但不能靠牠吃飯，反會傾家蕩產麼？

不是的！他們靠賭吃飯，並非把賭博做職業，是把用賭博來欺騙人家做職業的。這種人，或是數人結一團體，或是個人獨立，去與他人賭博，便乘間用不正當的手段，吸收人家的金錢。這些人，各處都有；尤其是繁複的上海，來得更多，本領也來得更高。

現在我來談一個麻雀大王的趣事，真是痛快。有一個茶葉商人，從安徽到上海來收帳的。收得二三千元，就想回安徽去，在主人面前交帳；不知怎樣有人曉得了他懷中有二三千元，於是傳到那班吃賭飯的人耳中，這些人便與他設法接近，借消遣爲名，就打起麻雀來了。

起初，這茶葉商人，居然大勝。這是那一班人特地使他贏了，叫他對

於麻雀，會發生興味。他贏了錢，何等的快樂啊！他暗想：

『我現在借主人的錢來做了賭本，贏了錢，都是我自己的。將來把本錢歸還了主人，豈不是我空手可以多一筆錢麼？』

他真是抱着無限的希望；但是他自從最初贏了一二次後，便屢戰屢敗。今天輸數十，明天輸一百。輸了六七天，又給他小勝一次，不使他悔悟而中止。

但是一天一天下去，總是輸多贏少。不多一回，已把主人的金錢，輸去一半以上，他不免着急起來了：

『把主人的錢輸掉了，如何交帳呢？現在我也不想自己發財了，只要能夠把主人的錢，歸還原數，就算大幸了！』

他要想贏還主人的本錢，自然不肯不賭，只好仍舊與他們天天賭下去，希望可以把已經輸的，撈牠回來；那知他們真是厲害！一步不肯放鬆，必須要輸得他分文不剩，方肯脫手。

果然不多幾天，把他囊中的錢，一齊吸收完結。弄得他非但不能回安徽去向主人交帳；而且住在旅館中，連房飯錢也算不出，竟不能生活了。他獨自一人，躺在旅館中的床上，放聲大哭。哭了兩三點鐘，也無人去問他；獨有一個茶房，倒很熱心，便踏進房去：

『先生！你爲什麼哭？飯也沒有吃，肚子餓不餓？』

『我命也不要了！還顧什麼餓不餓！』

『你天天好好的出去玩，爲何今天如此悲傷？你何不說出這原因來，或

者我可以替你分分憂啊！」

他聽了此話，也明知一個茶房，決不能替我解決這二三千元的大問題；但是再一想：

『我在此一死，也死得不明不白，無人知道，還不如和他談談罷！』

於是那茶葉商人，把如何與那一班人賭博，如何輸光，一一說將出來。茶房聽了，到底是個老上海。

『先生！你上了當了！你不是真的輸掉，是被他們騙去的。』

他聽了茶房之話，想想確是不錯。否則賭錢那裏會這麼輸得干淨？可見定是他們從中作弊，在那裏作弄我一個人，現在明知他們做這圈套，也無可挽回了。

『我倒有一個法子在此！』

茶房忽然有希望似的對他說。

『什麼法子？』

他也不過從絕望中隨便問問罷了。

『他們用這種手段來對你，你也可以去弄一個手段更高明的人，與他們賭。不是可以把錢撈回來麼？』

茶房很精明似的說着。

『我在上海，熟人很少，那裏有這種朋友？我只有同行中，有幾個規規矩矩的朋友罷了！』

『我倒有一個人！』

茶房先說了這一句，然後講出這人物來：原來此人也是一個靠賭吃飯的人，手段非常神妙，所以居然被他搜括了數十萬家財，現在年紀已老，手裏又有了錢，不願還做這種造孽的生意，他在浦東造了一所房子，住在那裏養老，不再出來問世了。

『照我想：你不妨去求他，他或者肯搭救你的。你只消對他苦苦哀求，說明他若不肯搭救，就只有去尋死了。』

茶房說完，又再三勸慰，他也有些心動了。茶房再自己借十大元給他，替他備一份禮物，拏到浦東去見這位麻雀大王。

麻雀大王，年紀已有七八十歲，現在在上海吃賭飯的一班人，已經不認得他，恐怕說出他的姓名來，也未必曉得了。其中有幾個年紀大些的老

資格，才知道從前賭界中，有過這麼一位名人！

那茶葉商人，拏了禮物，照地址問到浦東，居然找到那一家人家。他叩門進去，當真有一位白鬚老人出來接見，問他何事。他先把禮物呈上，然後伏在地上，放聲大哭。

『你做什麼？』

老人驚起來了。一個不知姓名的人，突然進來送了幾樣禮物，就伏在地上哭起來，豈非奇事？

『老先生！請你救我的命！』

他一壁叫，一壁哭，伏在地上，還是不動。

『你到底是什麼事？要我怎樣救你？你是那裏來的？我不認得你啊！』

那茶葉商人到此，方始把如何到上海收帳，如何誘入賭局，如何把主人的錢輸先，如何要尋死，如何被旅館茶房指點到此，詳細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在地上叩頭如搗蒜：

『……所以除了請你老先生搭救外，並無別法了！』

他抬頭對老人說着。

老人聽罷，現出駭異的神氣來：

『你弄錯了！我是一個種田人，本來只會種種田，也不懂什麼世事，那裏會賭博？現在，年紀老了，連田也種不動了，不過吃些現成茶飯，苟延殘喘，如何會替你去翻本？你一定弄錯了人了！或者那茶房怕你死在旅館裏，所以胡言亂語，哄騙你出來，也論不定。我勸你：還是早些回去，另

想別法罷！』

老人說時，那茶葉商人失望似的聽着。見老人說得很誠實，諒來也不是假話。

再看那老人的打扮，頭上戴了一只舊毡帽，身上穿一件老青布袍子，外面罩一件舊呢馬褂，手裏擎一只長旱煙袋。臉色很黑，顎下微微有些白鬚。聽他這麼一說，却越看越是一個休養的老農，決不會是一位翻戲的前輩了。

他何等的失望！他見末一條路，仍是走不通，只得下他早已預備的決心了。他徐徐從地上起來，對老人看着：

『如此，冒昧了！』

說完，他回身向外就走，出了老人的門，見門前就是一條河，他看看四下無人，便想對河中一跳，了結這無路可走的身體。

他正要想跳，忽然覺得後面有人把他一把拖住，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方才的老人。

「呀！老先生！做什麼？」

「你做什麼？」

「我無法可想，只有一死了！你不能救我，爲何再阻礙我的死呢？」

「慢着！隨我來！」

老人把他再引到家中，叫他坐了，自己也坐着：

「你當真要死麼？」

『自然！只有死，方能了却我的苦痛！』

老人忽然面孔一板：

『年紀輕輕的人，出來做生意，一點不懂責任，敢把主人的錢，任意去賭博，你這種人不死，還能在社會上做什麼？到一朝失敗，便毫無勇氣，只會哭，只會尋死，這是男子漢應當有的行為麼？』

老人竟把他訓斥起來。他在十分難過的時候，那裏再受得下？

『老先生！你不能救我，又不放我死，再要罵我，我更苦了！』

他說罷，又哭起來了。

『我問你：我若能夠救你，你以後，再去賭不賭？』

老人的口氣有些變了。

「老先生！我只要能把主人的錢歸還他，我誓死不賭了！」

老人見他意志很堅，似乎頗表同情。

「你既如此悔悟，我就幫助你一下罷！」

他聽了老人之言，驚得立將起來，握住老人之手。

「你當真肯救我麼？」

「我的話，不肯輕易出口，說了是不會改變的！」

他到此，真是喜得眉花眼笑，曉得老人確是個麻雀大王，是個賭界裏的老前輩。方才不肯直言，無非是試試我的心，看我是不是真的要尋死，將來是不是再會爲賭所迷。如今兩次試探我，見我非常堅決，他方始肯自己承認是個麻雀老手，願意幫助我了。

『那末，在這一二天內，我就可以替你去翻本。』

『他們還當我有錢，昨天再來邀我去咧！』

『好！那末，你現在再去和他們賭，總要有些賭本。要把二三千元贏回來，至少須有二三百元的預備，你弄得到麼？』

『我自己手裏雖沒有，我在同行處，還可以去移借。好在此去是有把握的。若使我自己一個人去和他們賭，我就不敢借了錢去咧！』

『你如果沒有，我這裏也可以代你填一填，不妨的！』

於是二人談定：一同到上海去，從第二天起，仍舊和他們去賭，至於如何與他們作戰，必須老人臨時計畫。這須隨機應變，不能預定。

那一班賭友，本來不管人死活，見他兩天不賭，雖明知他錢已輸完，

却曉得他一定會去借了錢來再賭，斷不會就此中止的，所以仍是天天去邀他。

這一天，他果然又去。他們知道他借到了錢了，自然聚精會神的再來。見他與一個鄉下老人全來，也並不注意，并且那老人一語不發，兀自坐在這茶葉商人的旁邊看着。所以只曉得是他一個鄉親罷了，一點也不懂什麼的。

因此這一天，他們依然施行他們的手段；但是這一天，他們爲繼續他的興味起見，反使他贏了數十元。

第一天回去，他向老人問問這一班人的本領，老人點點頭：

『他們都是後輩，所以無人認得我。照他們的本領講，別說在現在，已

可在上海灘上，佔些勢力；就是在三十年前的上海，也可以混混了。不過這些人，至少也要二三人聯絡一起，方能做事。要單獨一個人，無論與什麼人賭，能夠如探囊取物，那就不容易了！」

『老先生！恐怕只有你一個人了！』

老人笑而不答。

第二天再賭，不分勝負。

老人從第一天就對茶葉商人說：

『賭的時候，仍舊你和他們去賭，我且不動手，在旁邊看看。看到有機會時，我再來指點你。』

第三天賭到中途，恰巧輪到那茶葉商人做莊，老人忽然啓口了，他對

茶葉商人說：

『你休息一下罷！我來代你一副！』

茶葉商人聽了，知道機會到了，就立將起來。老人即忙坐下，口中啣了旱煙管，左手也託在旱煙管上，單把右手在那裏砌牌取牌。其時茶葉商人出去解手，到解手回來，見老人已做成一副筒子一色，等的是一對一筒和一對中風。

若使一筒和出來，便沒有中風那麼大，能夠自摸中風，又是做莊，那真是大極了！

大概這老人也希望自摸中風和出來，如果能夠如願，那老人的本領，真是不小。因為他又是做莊，又是自摸中風，這一下，竟可以把這茶葉商

人以前所輸去的二三元，一齊撈回來了。二三元，能在一副牌上贏回來，是何等容易而巧妙的本領呢？

但是桌子周圍，坐着四個吃賭飯的人。桌子上面，八隻眼睛，對人家的牌背上亂瞧。這牌，雖是骨面竹背的。從他們八隻吃賭飯人的眼睛看來，如同玻璃背水晶面的麻雀牌一樣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有什麼什麼牌，他有什麼什麼牌，大家都曉得。賭，不過賭一個形式罷了。

所以這時候，老人等着中風和一筒，其餘三人，也早已知道，決不肯放他和出來；然而老人，一定要和出來，否則他何以定要在這一副的時候，坐下去賭？他們三人，別說是中風不肯給老人掣到，就是一筒，也不會使老人得到的。

大家用銳利的目光，向桌上的牌背上看時，曉得兩只一筒：一只早已打出，牌面向上的橫在桌子中央；還有一只，砌在裏頭，還要摸去二三十只，才摸得到這一筒，等到摸到時，也未必會老人自己摸到，他人摸到，怎肯給他，而且若在一筒未取出時，他人已經先和，還有什麼用呢？

一筒既經絕望，那末，那中風呢？

他們真厲害！坐在老人對面的一個帶眼鏡的人，早把一對中風扣留着，老人也看得明明白白。

如此說來，豈不是無望麼？但是那老人坦然自若，左手托着口中含的旱煙管，右手在那裏摸牌。

其時，起牌的所在，正在那帶眼鏡的面前，老人的對岸，所以老人

取牌時，他因着手臂太短，必須要把屁股離一離椅子，手才拏得到牌。

這一次，又輪到老人取牌了。他們三人，並不注意，因為中風一箇，老人早已無法取得，再怕他什麼？

只見老人依舊把身體立一立起，伸手到帶眼鏡先生的前面，在砌着的一排牌上，取了一只牌，拏到自己面前，他把牌對桌上一翻，說：

『中風自摸！』

大家猛聽得一聲「中風自摸」，竟被老人的聲浪一嚇，大家對老人摸出來的牌看時，的的礪礪是中風！

左右二人再對帶眼鏡的先生觀看，那帶眼鏡的先生正呆看着自己的牌，在那裏驚異：

「我的一只中風不見了！」

帶眼鏡先生歇了一下方說話。原來他兩只中風，一只已經變成了九條

了！

於是三人就指定老人掉牌：

「偷牌！」

「掉換一只中風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敢在我們面前，來這種玩意？」

說時，三個人一同立起來，表示不承認。老人也憤憤的回答道：

「掉你一只中風？你是個死人呢活人？當時怎麼大家沒有看見我換牌？」

三個人見好容易費了幾天光陰贏來的二三千元，要被這一只中風，一齊捲回，那裏肯依？非但不承認，還要叫老人向他們賠罪咧。

所以三個人，特地去邀了一班吃賭飯的人來，要和茶葉商人與老人理論；那知老人非常強硬，一步不讓。非但自己不承認掉牌；反說他們三個人做翻戲，騙這茶葉商人的錢；而且他把這三天內，三個人如何如何做花巧，如何如何丟眼色，一齊說破，說得他們又羞又怒，只是想把一班賭友的惡勢力來壓倒這一個異鄉人和一個鄉下人。

忽然這一班賭友中，有一個年紀較大的人，此人約摸有四五十歲，他細細對老人打量一番，十分懷疑，後來會悟了。他急忙對三個人說：

『你們真糊塗！怎麼會馬馬虎虎與他賭，不打聽打聽明白這是什麼人？』

快把錢掙出去罷！還有什麼話說！你們別當他鄉下人，他是我們吃賭飯的老前輩□□□先生！』

衆人聽了，都很驚慌，有一個人還不信，過去問那老人：

『你不是□□□麼？』

老人聽了，哈哈大笑。

『你曉得了我的姓名，你以後倒可以真的吃吃賭飯了！』

大家曉得纏不過他，而且他並不想贏錢，不過來替茶葉商人翻本，所以只得將所捲得的二三元，一齊吐出來，方始了事。

那茶葉商人，雖在旁邊看老人取牌，也看得莫明其妙，他真當老人摸得的中風咧。到老人說明了，他方始明白。

「我摸出來的，是九條，當時我也不管摸出來的是什麼，就用我平素練成的極敏捷的手法，與他那一只中風對掉。實在手法太靈活，所以他們三人也沒看見。」

後來茶葉商人，打算取五分之一的錢，送給老人，作為酬勞。老人再三不受：

「你以後肯立志不賭，就是送給我的極大酬勞！」

## 橄欖葉致富

葉天士，大家曉得他是個名醫。他治好的奇症怪病，不知有多少。現在我且來述他一個醫窮病的法子。

有一天，他有一個親戚來訪他，求他醫病，葉天士診過了脉：

『你沒有病？叫我醫什麼？』

『我生的窮病！』

『窮病！服藥也無效的，我怎麼會醫？』

那親戚再三求葉天士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他設法。葉天士想了一想，說：

『你且去買一籃爛的橄欖！價錢很便宜的！』

此人依了葉天士的話，當真花了一二百文，買了一大籃爛橄欖來：

『這是醫窮的藥麼？買來了！怎樣吃法？』

他問葉天士。

『不用你吃！你拏回去，倒在你家裏的庭中，天天澆些水上去，等他將來發了芽，長了葉，你就來對我說！』

葉天士教了他方法。他拏回去如法做去，天天澆澆水，果然隔得不久，發出芽來了，又過幾天，葉也長了，他便去對葉天士說：

『橄欖葉生出來了！』

『你的窮病，從此可以好了。你回到家中去等候罷，包你就可以不窮了！』

葉天士回答那親戚，那親戚半信半疑的回去。

葉天士家裏，每天的病人，總是擁擠得異乎尋常。他一天診到夜，還往往來不及，是何等的熱鬧啊！從這一天起，他在每一張藥方上，就多加一味藥。什麼藥呢？便是兩片橄欖葉！

橄欖葉這件東西，藥材店裏是沒有的。所以病家買不到，就要去問葉天士，葉天士便告訴他們說：到某處某人家去買好了！

頓時天天有許多人，趕到那親戚家中，去買橄欖葉。他每片索價十文

，並不算貴。一天售出數百片，就有幾千文進款。這麼下去，此人不但可以生活，還有些盈餘，可以積蓄起來了。

橄欖葉在藥裏是什麼性質？有些什麼益處呢？有些什麼副作用呢？其實，他的性質，和平得很。雖有些益處，也很微細，又沒有什麼副作用。加了這一味藥，宛如未加，所以他在各張方子上，都可以加得進去。因此，便做了救治那親戚的窮病的良藥。

葉天士何以能每天病人擁擠得如此？雖是他確有本領，能夠治療一切疑難之症；但是他的成名，却有一種祕密。

在葉天士尚未成名的當兒，恰巧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，有一次到蘇州。一日，張天師去拜撫台，撫台請張天師在衙門內午飯。撫台與張天師，

正在對飲的時候，衙門外一聲午炮，報告時交正午的當兒，忽然張天師從坐位上，直立的立起來，立了一下，他再坐下去。

撫台看得莫名其妙，便問他所以：

「請問天師：爲何忽然站一站起來？」

「天醫星經過，所以我必須站起來。」

張天師一答，撫台馬上打發人到衙門前去看，有什麼人經過？

不多一刻，那去的人，回來報告道：

「回大人的話：方才是醫家葉天士，坐着轎子，經過外面。」

撫台一聽，曉得張天師的話是不错的，可見葉天士一定是天醫星了！

撫台宛如聽到了什麼洩漏的天機，他遇到無論什麼人生病，他總說：

『你必須要請葉天士診治，因為他是天醫星啊！』

撫台大人一提倡，那還了得！自然你傳我，我傳他，傳得姑蘇城內，無論男女老幼，沒有一個不曉得葉天士是天醫星了。他的生涯，怎麼會不盛呢？

實在這是一種大規模的廣告術，撫台不過是被人利用罷了。爲什麼呢？張天師到了蘇州，葉天士就與他聯絡，重重的賄賂他，託他借着見撫台的時候，替自己宣傳。

於是二人商量的方法，約定在正午時分，葉天士乘着轎子，經過撫台衙門前，張天師在裏頭做花頭，撫台居然上當，不曉得被人利用，反替他大大宣傳，使葉天士不到一年，已經門庭如市了。

## 「武松打虎」

戲臺上的笑話，比什麼地方都多，我且來介紹一段「武松打虎」的趣事：

有一個戲館主人，新近認得了一位票友。這票友，最近從北京回南，是由一個朋友，介紹給戲館主人的。

「我打算在你們園裏，串一天戲。」

有一天，那票友，這麼對戲館主人說。

「串一天麼？好啊！什麼戲呢？我不妨先掛牌子。」

「武松打虎！」

戲館主人聽了，很爲快活：

「武松打虎，」你會麼？真不容易！票友中串這些戲的，實在不多，一定可以滿座的！」

「那麼，你先掛起牌來，多耽擱幾天再演，方可以賣個滿堂！」

於是戲館主人，就在戲館門口，掛一牌金字大牌子，上面寫着北京新到客串某君串「武松打虎」擇吉登臺。

這牌子一出來，當然能引起觀客的注意。戲館主人從經驗上看，曉得牌子應當多掛幾天，更有效力，所以也不去催他早登臺。

約摸過了半個月，主人曉得時機熟了，便定一個日子，揭示出來，果然，早一、二天，就有人來定坐位。

到了當天，在開鑼前，已經座無隙地了。一開鑼，就把客滿牌，高高掛在門外了。

這位票友，也很早的到了館中，他在前臺看看那種熱鬧狀況，何等的得意！他自己也不明白，怎麼一齣「武松打虎」，有這麼大的魔力呢？

他在前臺繞了一回，再到後臺。他對於後臺的人們，也很足以自傲。他臉上的表情，差不多表現出「你們都是飯桶只有我能夠賣錢」的神氣來，真是何等的氣焰！

他在後臺玩了一下，再到前臺看看，前臺無地可容了，又回到後臺去

。在「武松打虎」的上二齣登場時，後臺一個催戲的人，過來對那票友說：

『先生！扮戲罷！』

照例，凡是下一齣戲的人，在上一齣登場時，總要扮了，再遲恐怕來不及；若是那些化妝較為複雜的角色，或是外行串戲，總還要早一點。因為扮起來要多費時刻，所以在上二齣時，那催戲的人，就過來關照他。

不料他連連搖頭：

『早咧！』

說罷，動也不動。催戲人一聽此話，曉得他倒是一個老票友。扮戲很

有經驗，不愁來不及，所以不願老早扮好了在那裏守候。這一來倒把方才一種看輕外行的心，消滅了不少！

上二齣演完，上一齣登場了。這時候，「武松打虎」可不能再扮了。憑你是老內行，也無法再遲咧，所以一個管水爐子的人，端着一盆面湯，過去對他說：

『扮戲罷！』

他對管水爐子的人一瞧：

『早咧！忙什麼？』

『那末，先揩面罷！』

『不用！』

管水爐子的人，想要他的賞錢，所以大拍馬屁；不料連面也不要措，怎麼扮呢？他很懷疑的退下去。

『時候不早了！』

催戲的人責任所在，又去催他。看他不措面，以爲他或者喜歡先穿衣，後化裝的；又恐怕他後臺不熟悉，便領他到衣箱處。

那管衣箱的，早把一身武松的衣服，預備好了。見他過來，就先替他脫去衣服，想把武松衣服給他穿。

『不是這個！』

他見了武松的衣服，這麼說着。不肯穿上去。管衣箱的和催戲的，都發呆了。武松怎麼會不用武松的衣服，難道有什麼新打扮麼？從來也沒有

聽得過。他自己有行頭帶來麼？也沒看見啊！

『這個給我！』

二人正在猜疑的當兒，忽然那票友指着衣箱上一個虎套這麼說。管衣箱人便授給他，他拏了這虎套，就過去套在身上，要試試大小。

二人一見這情形，方始會悟。才知道他來串「武松打虎」，不是串武松，是串老虎的。這誰想得到呢？無論什麼人串戲，總是串主角的，決沒有串配角，因為主角才顯得出他的本領啊！至於那「武松打虎」中的老虎，那真是一個配角中的配角了，怎麼會一個票友，特地登臺客串，來串這麼一個很下等的角色的呢？無怪大家要想不到了！

後臺一得到這個消息——票友串老虎的消息——，第一個着急的，就

是管事先生。他也以為「武松打虎」，當然是串武松。現在他既是扮了老虎，就不得不另行去找一個武松，時候已經急迫，一位正場的武生，已經回去，幸虧尚有一個二路的武生，還在後臺。

於是急忙叫這武生，扮起武松來，以應這急；否則要來不及了。這武生扮好，就要與這客串的老虎，接洽一下：

『你到覺得背上打了你一拳，你就不能再動，老虎已經打死了。你須牢牢記好這個暗號。我起初幾拳，都不打到你身上的。』

武生對票友說明了暗號，方始放心。到「武松打虎」登場，票友先生套着虎套，在門帘後等候着。

到老虎將要登場時，武松獨自一人在臺上。那老虎一個虎跳，從上場

門出來；不料門帘一揭，這位票友先生，頭上蒙了東西，已把方向弄糊塗，一個虎跳，跳到了打鼓人的身上去，然後一脚把一個鼓架也打翻了。

鼓架一翻，一個板鼓跌下來，正重重的打在那老虎——票友先生背上，票友先生覺得背上很重的打了一下，就想起了那武生方才的說話來，他就伏着不動，算是已經死了。

這老虎剛出門帘，還沒遇到武松，怎麼，就可以死呢？而且死的地方，很是監介，恰巧在打鼓人的旁邊，門帘的前面。

這時候，武松在場上，真是着急。見那老虎，出了門帘，就伏地不動，不肯過來，怎麼辦呢？

武松一個人演不下去了，只得迎上去，把那老虎一把提起來，提到臺

口，以爲他總要動了；那知他依然不動，武松真着急了，只好輕輕伏下去對票友先生說：

『你動啊！』

那票友先生一聽，就回答道：

『我不能動！我已經死了！』

一齣「武松打虎」，就此沒有收場了。

## 笑話祖師

紀曉嵐，真是一個說笑話的祖師。他的笑話，很出於天然，毫無假借，隨時隨地，總可以得到材料的。

有一天，有一個門生來拜他。這位門生，進來見了這位老師，自然對他叩一個頭。他一見這情形，忽然大笑不止。

『老師爲何發笑？』

門生莫名其妙，當然要問一個明白。

『閑話少說，我給你對一個對！』

他不回答門生的話，突然這麼說。門生便等候他出上聯。

『今日門生頭着地。』你對罷！』

他無緣無故的出這麼一個對子，門生不曉得他是何用意，不肯貿貿然就對，只得說：

『對不出！』

紀曉嵐見門生對不出，他又對門生笑了一回：

『那末，我來代你對罷！「昨宵師母脚朝天」。好不好？』

門生一聽，又不便笑，臉上都紅起來了。他老人家仍舊笑個不住。

還有一次，也是一個門生來見他，他把門生的名片一看，見此人的名

兒，叫做鳳梧。他又好笑起來：

『你爲何名叫鳳梧？』

他老人家對門生問着。

『門生生下來的時候，家慈得一個夢，夢見一隻鳳，棲在一棵梧桐樹上。

。

門生回答了，他老人家又大笑起來。

『請問老師，爲何好笑？門生這名兒，有什麼不妥當麼？』

『不妥當？很妥當！我想假使令堂做夢的一天，夢見一隻雞，棲在芭蕉之上，那足下的大名，真是不妥當了！』

紀曉嵐，是著名的滑稽家，所以大家遇到了他，總喜歡叫他講笑話。

有一回，他朝罷，退到朝房裏，急急要想回去；不料早有幾個太監等候着他，要他講笑話，圍繞着他，不放他走。

『今天無論如何，要講一段笑話！』

『講了才放你回去！』

『今天我還有事，明天補講罷！』

他一味躲避。

『不行！你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後天，已經約過好幾次了！』

『今天決不放鬆你！』

他老人家見這麼纏繞不清，曉得逃不過了；但是心裏正擔心着有事要早些回去，那裏還想得出什麼笑話？一面只得敷衍他們道：

『好好！我來講！你們聽着！』

大家見他已經答應，自然肅靜無譁聽他講了。

『有一個太監……』

他才講了一句，就不開口了，默默然對大家呆看。

太監們見他說了一句，就此接不下去，曉得他並沒有什麼笑話，不過隨便捏造一句，拏來搪塞搪塞罷了，於是催得他更急：

『往下講！』

『下面怎樣！』

『有一個太監，下面怎樣？』

紀曉嵐忽然接道：

『……下面是沒有的！』

太監們一聽，方始知道他譏誚人，便一齊散去，紀曉嵐就此脫身。他老先生這種笑話，並非預先預備的，真是隨機應變，妙得天衣無縫。

## 二小姐受茶

上海自從禁止鴉片以來，那些煙販暗中活動，私自販運，他們爲着要避偵探和人民的耳目起見，往往想出極巧妙的方法來，把人哄過。到你日後明白，也惟有咋舌而已！

上海某路某里，有一家公館。有一天，忽然掛燈結綵，天井裏一檯清音，一副茶担，一回兒，賓客盈門，都乘坐汽車而來。鄉鄰人家一打聽他們的，女僕，才知道是他家二小姐，今天受茶。

只見客堂中，掛了和合軸子，紅燭高燒，喜幃滿屋。在正午時分，擺起酒來，足足坐了十幾桌。猜拳行令，賓主盡歡。

到散席後，約在下午兩點鐘光景，門外數聲炮響，下人們報道：

「大媒老爺到！」

只見門口停一輛轎式汽車，裏頭踱出兩位衣冠楚楚的媒老爺來，主人慌忙出來迎接，到裏面擺了茶盆，款待冰上人。

又歇了一刻，男宅的盤到了！門外又來一班軍樂，四輛汽車，走出八個男僕來，手裏各捧了一只長方形的大團盒。這團盒很重，所以另外用帶子，套在頸中，維持着重量。

乾宅的八個男僕，將團盒放在客堂中預備好的桌子上後，便退下去，

到帳房中領賞。一面主人過來：

『送到樓上去！請太太打開！』

早有坤宅的幾個男僕，一聲答應，過來將八只圓盒，送上樓去。

這麼又歇了兩點鐘光景，主人從樓上下來，將男宅送來的喜果，一包一包，分送給諸親友。

於是這些賀客，各人拏了紅紙包的一大包喜果，各自笑嘻嘻的回去了。

據他家的女僕說：

『這些賀客，送來的禮很重，都是現銀；有的數百元；有的數千元，俱是自己帶來的。』

奇了！他家二小姐受茶，爲何親友們要送這麼重的禮？

後來，這祕密也就洩漏出來了：這一家的主人，是一個大土販。他家裏也沒有什麼二小姐，自然沒有受茶的一回事。實在因爲有一批貨色到來，搬運既非常不便，儲藏又極其危險；萬一被人家知道，不但數萬的貨物，盡行充公；而且還要吃官司。

所以他計畫一個穩妥之法，先向土商們去攬生意：

『我有一大批貨色，不日可到，你要多少？可以預定！』

於是大家向他定貨，你半只，我一只，不多幾天，居然貨色已經定完

他就再想一個法子，等貨色一到，立刻就分給他們，在一兩點鐘內，

分得干干淨淨，自己家裏，不留一點，豈不穩當？然而有大批貨色進門，總容易被入注目，所以又想出這二小姐受茶的玩意來：

一面，在自己家裏，真裝得經辦喜事一般，那些賀客，個個都是土商。所送的賀儀，就是買土的錢。一面，再叫人預備好了汽車，將貨物，分裝在團盒內，吹吹打打的送進門來。還有什麼人能夠曉得其中的祕密呢？團盒送到了樓上，將貨色剪的剪，分的分，把各人所定的多少，一一包開，然後由主人親自送下樓去，交與客人。

不多一回，把所有的貨物，已一齊分開在衆賓客手中，衆賓客便陸續告辭，主人一一送至門口，互相拱拱手：

『多謝！』

『費心費心！』

那幾個捧團盒的男僕，都是不怕死的光棍，中途如果被入看破，要來搶奪，他們身邊都藏着手槍，就要拚命的做一下，所以這八個僕人，帳房先生也每人開銷他喜封二百元咧！

## 福氣抬轎

某甲家中，餘屋甚多，租了兩個房客：東面的一間裏的房客，是夫妻二人；西面一間裏的房客，也是夫妻二人。

事情真湊巧！，東面的嫂嫂，懷了孕了；西面的嫂嫂，肚子也大了。

某甲天天看見了兩個大肚皮，慢慢在那裏高起來，曉得兩面都有紅蛋可吃了。

他在閑談時，便順便問問東面的主人：

『嫂夫人不知要幾月裏分娩？』

『大約在下月！』

他見西面的主人時，也無意中探聽探聽：

『嫂夫人快要恭喜了麼？』

『早咧！大約總要下一個月！』

『巧得很！東面的嫂嫂，也是差不多時候啊！』

過了一個月，果然，有一天晚上，某甲睡到半夜裏，忽然聽得東面房間裏有人聲：

『肚子痛得很，你快去叫陸老娘來！』

頓時東面房間裏，聲音雜亂起來了。他曉得東面的嫂嫂，要臨盆了。

他正在想着；忽而西面房間裏，也有聲音了：

『不妨！我去燒水！你別怕痛！你母親也起來了，忙什麼？』

原來西面的嫂嫂，也要分娩了。事情真巧。西面嫂嫂的母親，本來是做收生婆的，所以更是放心。

某甲躺在床上，聽着兩面的忙亂，也睡不着了。只得起來，吃些東西，等候天明。

天明之後，他要去探聽探聽兩家的消息了。他踱到客堂中，正遇見東面的主人，端着一碗苦草湯，要走進房去。某甲就把他叫住：

『王先生！』

『呀！昨夜對不起，一定鬧得你睡不着了！』

『不妨！我本來也睡不着。請問：嫂夫人已經生產了麼？』

『是的！在兩點鐘生的。』

『是男呢是女？』

『是個男孩子！』

某甲聽了，對他拱拱手：

『福氣！』

東面主人笑了一笑，走進房去了。其時西面的主人，已聽得他們二人的問答，走過來忙向某甲招呼：

『昨夜累你不能安睡，抱歉抱歉！』

『好說！嫂夫人已經生了沒有？』

『是啊！已經生了！與東面嫂嫂，差不多時候。』

『是少爺呢是小姐？』

『是個女孩子！』

某甲聽了，不高興似的說：

『也罷！』

西面主人，一聽他的話，心裏大爲不快。默忖：

『他生了一個男孩子，你就說「福氣」；我生了一個女孩子，你就說「也罷」。同樣生一個孩子，你怎麼如此重男輕女？未免太令人難堪？』

有一天，某甲與西面的主人，一同在附近散步，瞧見一乘綠呢大轎，

四個轎夫抬着，轎中坐着一位胖胖的中年婦人。

西面的主人，便指着那四人大轎對某甲說：

『你看！四個「福氣」，抬着一個「也罷」！』

##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

### 上海的研究

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作者，把極深刻的眼光，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。立意嚴正，詞鋒爽利，有如單刀直入，勇不可當。共分五章，十四節。雖然篇幅有限，而理論上的透澈，已覺入神入骨；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，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，也是十分難得。凡是居留上海，或曾到上海，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，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。研究程序如下：「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，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，和男性；更由分而合，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。」

### 關於女人及其他

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包含作品六篇，而「關於女人」一篇，佔全書篇幅之半，共萬餘言。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；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。討論非常週到，見解更極高超，關心婦女問題

的人，不可不讀。其餘五篇，爲：說話與放屁，人與人之間，感想的在人類，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，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；有大膽的發揮，與痛快的言論，讀後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。

## 湖山味

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。種的抒寫的對象，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；可是事實雖然瑣碎，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，翻開書來，有清芬撲面之概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，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鑑的，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。分：寫於揚州，寫於南京，及附錄三門，節目共十五則，這裏從略。

## 丈母娘借傘

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

作者，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；這裏所寫的，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。而且，用筆極爲輕靈，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，大不相同。因爲，這裏所寫的，不但意思滑稽，文字也都美化了。共十三篇，有故事，有談片，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。篇名從略。

## 醉後嗅蘋果

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也是非常滑稽的。如：醉後嗅蘋果，古董花瓶的耳朵，樓梯上吃麵，十二月裏吃餛飩羹，黃金萬兩等篇，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；橄欖葉致富，講的是名醫華天士的故事；笑話祖師，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；武松打虎，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；麻雀大王，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；二小姐受茶，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；福氣抬轎，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。事情既滑稽，寫得也活潑。

## 良人

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，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，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；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。關於這一類作品，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，然而極少；實在，太難了一些！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，素極勇敢，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，雖只七篇，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，已頗足「很欣慰地」微笑一下了。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，朋友們，大家來欣賞一下吧！篇名如下：良人，却要，梁下，絳雪丹，入天台，白鵝，二

翦手。

## 湖上

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所包含的，共七篇，是作者的散文集。牠的滋味，是甜而帶酸，更有一些苦的成分。——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，字句的鍛鍊，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，很足醉人！其中如：湖上，瓊蠶，悼今雲三篇，寫作上更見力量，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，放過了不看，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。其餘四篇爲：Moon Palace，舟中，浪漫的一夕，袁老爹的悲觀。

## 幻跡

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。因爲是日記體，而作者在描寫上，更很有功夫，因此，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。事情的大要：那位書中主人翁，起初很窮，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，於是不但不窮，而且做官；其後女子被殺，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。曲折離奇，寫得更極爲動人。

## 四角戀愛

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共知篇小說五篇，都是情文並茂，不可多得的作品。第一篇四角戀愛，是寫一個拖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；第二篇得馬，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，而以跑馬做背景；第三篇佳偶，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，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；第四篇心理與時代，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，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；第五篇再會，是寫一位老處女，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。

## 弄堂博士

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

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，大概到過上海的人，都能知道。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，實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，來一個概括的表現，確是十分可貴的。至於牠的情節，自然，也是極爲有趣的；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：「FN里萬歲！大阿福瘦瘦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！」是多麼的迷人呀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醉後嗅蘋果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三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准翻印

著者 徐卓呆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

